

朝華文學叢書

秀山丽水行

薛云峰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薛云峰 著

秀山丽水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



作者像

作者简介

薛云峰，笔名雨山。鸡西日报副总编、高级记者、鸡西市政协委员。

1939年9月1日出生在黑龙江省方正县松花江畔的伊汉通村。1964年9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1971年春调回鸡西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过记者、编辑、部主任，1984年任现职。

自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勤于笔耕。除写了大量新闻稿件外，还写了一些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其中散文《木棉花》、《晃动的绿头巾》、“青翠的竹”分别获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三等奖和优秀作品奖。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黑龙江省优秀总编辑。

目 录

1	苹果花开漫山香
4	天桥山掠影
6	樟子松的故乡
9	绿色赋
11	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
14	嫩江的黄昏
16	白桦林
18	黑水篇
21	爱辉行
23	金色的梦
26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28	金鹿曲
30	名山行
32	红松故乡的明珠
35	傅家庄海滨情思
37	老虎滩印象
39	渤海畅想
42	扶桑赋
44	奇峦秀色 海山争雄
47	秀丽多姿的燕塞湖
49	笑迎海浪的老虎石
51	颐和园情思
54	闹市蓬莱

56	蒹葭苍苍的白洋淀
58	西陵纪游
61	登泰山
63	游孔庙
65	故居在垂杨深处
67	明湖寻胜觅三景
70	五龙潭
72	喜闻趵突又喷涌
74	黑虎泉群觅踪
76	解放阁前的沉思
78	临淄殉马坑
80	秀丽悲壮的锦城
82	美丽的青岛海滨
85	如梦如幻游崂山
88	木棉花
90	红陵旭日
92	细雨蒙蒙访流花
94	醉心适性俏西苑
96	回廊曲榭 绿波盈盈
98	鲜花处处解君愁
100	荔园夜色
102	壮哉,锦绣中华
105	一首和谐的民族交响曲
108	蛇口行
110	环岛观澳门
112	天涯之路
119	沃土精英

121	思茅掠影
124	黎明之城
127	泼水独韵
130	澜沧江畔
133	傣寨风情
136	绿色长廊
138	石林仙境
141	枇杷门巷女校书
144	月白风清一草堂
147	千古风范 智慧象征
149	古堰行
151	青城天下幽
154	后 记

苹果花开漫山香

——朝阳果树场抒情

鸡西朝阳果树场的苹果花开了。

从远望去，群山环绕的小盆地到处都是葱郁的绿色。可当你一迈进那苹果园，则是另一番风光了。

只见那盛开的苹果花，集成束，滚成团，一簇簇，一层层，在翠绿丛中铺展开来，如雪似玉。清风徐徐袭来，拨弄着白色花瓣，散发出淡淡幽香，惹得蜂舞蝶狂。几声“布谷”，使这白绿相间，盎然成趣的果林，平添了几许声色。

“真美啊！”我被陶醉了。

“要是早几天来就好了。杏花开时，漫山遍野，那才美呢！”说话的是陪我们参观的张润生副场长，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从他那文质彬彬的举止，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技术人员。也许是我们的情绪感染了他，这位一向沉静的园艺师今天居然活跃起来。

“苹果与杏不同，各品种的花期前后交错，你看，那‘大秋’是初花，那‘东光’是盛花，‘东风’却是……”他用手扶了扶镜框，憨厚地一笑说：

“果树开花很有意思。一般来说，授上粉的，三四天花就落了。授不上粉它就等，你看那‘东风’已开花八九天了，还没落呢。”

他对果树观察可真细啊！一种敬佩之感油然而生，人们都

说他是位实干家……

“你看，这是‘东光’”，我们走到一棵蜂舞其间缀满银花的果树前，园艺师珍爱地说：“这种果抗病耐贮，是个有前途的品种。”一提到“东光”，我的记忆里闪现出“一个花芽”的故事。

那是1974年的夏天，来场仅两年的技术员张润生，听说密山一家果树场引种成功了一种叫“东光”的苹果。他马上赶到密山，准备买点树苗，可是人家婉言谢绝了。在当时，那是人家的家珍啊！事情偏偏碰到了张润生这号不达目的不止的倔强人，人家只好忍痛割爱，送给他一个花芽。可是谁又能想到，张润生就利用这个花芽，在朝阳果树场繁殖起了“东光”苹果。现在全场共有两万株“东光”苹果，而支援别处的谁又能说清有多少呢？

引进味美质佳的良种苹果，改变鸡西水果的“小酸硬”，是果树场职工们多年的心愿。此刻，我们置身于鲜花盛开的苹果园中，细细看来，“123”、“东光”、“东风”、“1557”、“1882”……这些味美质佳的良种，已取代了“黄太平”、“花红”、“海棠”、“铃铛果”等。

当谈起果园的发展方向时，我们这位园艺师又习惯地推了推镜框，胸有成竹地说：

“我们现有苹果550亩，经过1970年以来的调整改造，已形成了大中型苹果的主栽品种。今后的主攻方向是核浆果。”说着，他的目光投向灯碗山方向。我清楚，那里有杏，有梨，还有葡萄……光葡萄就有美洲红、红香水、耐格拉、康拜尔、沙巴珍珠、巨丰等20多个品种。看来，只看到苹果花就赞美起银色世界，在这苹果、葡萄、梨、杏、李、桃六大果种俱全的朝阳果树场，未免以偏概全了。如果天随人愿，让苹果与杏、李、梨花一齐艳放，这里的景色将是何等瑰丽迷人啊！

在场部我遇见了两位建场的开拓者。一位是老模范齐奎甲，另一位是现任副场长罗高喜。1959年建场时，当时的朝阳五队队长齐奎甲带领着21名社员，赶着两头驴和11头牛，套着两台铁车，转入朝阳果树场。这是当时的基本队伍和全部家当。这里还有两名外派的干部，负责全场的领导工作，他们是俞东秀和罗高喜。听他们讲，那时不但这里没有一棵果树，金鸡西果树也极少。是齐奎甲、俞东秀、罗高喜这些拓荒者们，踏着没膝深的雪，挥舞着镐头刨去一棵棵柞树棵子，挖出一个个树坑。在这里，也是在鸡西，栽下了第一批果树。20多年过去了，几经波折，这里已发展成拥有2100亩果树，一个以大中型苹果和核浆果为主栽品种的，年产50万公斤水果的鸡西市最大的果园。

听着开拓者和建设者们的事迹，回眸果园的旖旎风光，使我对大自然中的绿白二色产生了深沉的爱。是绿叶，在为有机体制造着生存的养料，是白花，孕育着丰硕果实。而眼前的这些开拓者和建设者们，他们不是象绿叶一样，多年如一日在辛勤地耕耘这块沃土吗？他们的心灵犹如那洁白的苹果花，晶莹无瑕。这里的花美树美果园美，而开拓者和建设者们的心灵更美。当那金色的秋天翩翩而来时，望着那挂满枝头的苹果、鲜梨，还有那单行双壁立架上一串串珍珠般的葡萄，人们怎能不赞美这里的开拓者与建设者呢？

(1982年6月3日)

天 桥 山 掠 影

面包车在公路上飞驰，起至鸡西向着绥芬河方向。山回路转，九曲十八弯……

前面公路转变处，突出一直立大石，有好几米高。石后的背景则是一座秀丽的奇峰，罩着一层淡淡的雾。说她奇，奇就奇在峰巅之处有一洞天，洞顶覆盖着一块大石板，好似一架天桥。我想这里定会有个美丽的传说。在那旭日东升的清晨，或明月皎洁的夜晚，说不准还会有挥着拂尘的仙翁或提着花篮儿的仙女在天桥上行走呢？从公路上看，秀峰相距不远，但却隔着一条宽阔的沟塘，长满了灌木。虽然已是四月中旬，这里的色调基本上还是灰暗，绿意迟迟不上枝头……

我举起相机，在调整最佳角度，突然发现同车的刘子华领着杨威和刘冰两个小家伙沿着公路向前跑去，留下一串笑声……原来这公路沿着沟塘延展，寻声觅迹我也沿着公路向前跑去。出去二百多米，公路折向左，转弯处右侧又一秀峰突起，峰顶两块硕大立石相对，从远看去好似一只落在峰顶的企鹅。

从企鹅脚下过去，便到了天桥秀峰（估且叫之）的西侧。刚才看天桥秀峰，还有种脉脉含情之感，那此刻的秀峰则望而生畏。在这里天桥峰拔地而起，森严壁立，如一斧劈就，险峻异常。也许是仙人为保天桥仙界安宁，才筑起这道陡峭的石壁吧！不信，你看那石壁下面还有一条护城河哪！

这条冰河从灌木丛中奔流而出，沿着壁底流泻而去。河底散卧着形状不一的大石头。奔流激石，溅起层层白色的浪花

……此时大地已雪化冰消，可这河底还结着厚厚的冰，水是冲破冰层而出的，显得凛冽。这时，刘子华他们已到了河边，捧起河水洗脸，有着说不出的惬意。因为要赶路，只好怀着绵绵的恋意，登上了面包车。

次日傍晚，我们从绥芬河回到这里，在夕阳下细看天桥峰的峭壁，蔚为壮观。长约百米，高四五十米，笔直如削，傲立云天。这使我想到了古代的城堡，峭壁顶端参差不齐的岩石，好似守城卫士的头盔，而峭壁石缝中稀疏的白杨和白桦，仿佛是登着云梯攻城的士卒，双方正在搏斗着。这简直是一幅维妙维肖的古代征战图。

正当我想入非非之时，耳边却想起了“一二一、一二一”的教练声，只见同车来的三个小家伙排成一队，在刘子华的教练下，正英姿勃勃在前进。他们后边则是那只大企鹅，它正津津有味地在欣赏这支浪漫的童子军。这三个小家伙，各具特色。杨威是个小黑汉，闯当强悍；刘冰带有几分秀气，有双有神的眸子；张文施则文静大方。可他们凑在一起可淘气得很，幸有刘子华调治，使我们一路上增添了不少乐趣，也给这秀丽的自然景色增添了几许生气。

来了两台车，他们与我们一样，也是顺路来欣赏一下天桥秀峰的。他们对此处很熟，看来是经常在这条路上行车的。他们告诉我，此山叫天桥山，山底下的河叫子牙河，而那只大企鹅呢，则叫南极石。细一品味，除了子牙河有点令人不解外，其它两处都觉得贴切。无怪乎说真正的文学源泉是在广大民众之中。

(1988年8月2日)

樟子松的故乡

大兴安岭一场大火，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也勾起了我对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加格达奇的思念，情不自禁地翻开蓝皮带有绿叶的日记本，事情发生在去年……

七月二十五日

373次客车在飞驰，伴着车轮的节奏声，我睡得很香。乘务员前来发票，一看五点多了，她微微一笑：“下站是加格达奇！”

我是初次来大兴安岭，是来祝贺大兴安岭日报创刊20周年的，可对“绿色宝库”门户的加格达奇则神往已久。将近6点，列车驶进阴云笼罩的加格达奇。她象一位蒙面少女，似乎羞于见人。但我知道她的心是热的。你看，大兴安岭日报的三位总编辑正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前头那位戴眼镜的高个子，是唐庭棣总编。两个月前在鹤岗开会时他邀我来这绿色之乡作客，想不到他的盛意今天却变成了现实。

也许是职业的关系吧，一到招待所我就了解起加格达奇来，急切地想揭开这位含情脉脉少女的面纱。原来这里只不过是鄂伦春族的狩猎点。按鄂伦春语，加格达奇的意思是樟子松的故乡。她的兴起是伴着大兴安岭的开发，请看1964年加格达奇的变化：

“大兴安岭林区的门户加格达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

当第一顶帐篷支起的时候，它像绿海中的一叶扁舟，以致林中的小鹿也好奇地伸进头去，想窥探一下这灰色的小布房

的秘密。然而，一眨眼功夫，这灰色的小布房就连成了片，摆成了线……犹如千帆竞发。”

这是我从一个材料上摘录下来的，是开发当时的真实记载。

就在这 20 多年的一瞬间，加格达奇发展成为拥有十来万人口的新型城市，成了大兴安岭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下午，我们游览了加城，那长长的繁华的农贸市场，还有那清幽秀丽的路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纵观全城，这里还保持着当年会战的格局。林管局、铁路、十四工程局和市政四家各据一方。街道整齐，路旁植杨，全城清新整洁而有生气。

七月二十六日

对于加城，似乎雾里看山，朦朦胧胧的。感谢主人，今天把我们引上北山公园。其实除了石板人行道和几座山间秀亭外，都是自然山水。山势起伏蜿蜒，层峦叠翠，有种朴素的自然美。这时有人告诉我，这山脚下曾是当年会战指挥部所在地。罗玉川、何辉燕、沈鸿林等就在这里指挥了那场气势磅礴的开发大兴安岭会战。会战已做为奇迹载入史册，而开发大兴安岭的那种开拓精神却深扎在大兴安岭人的心田。唐总编指着蜿蜒在北山各处的石板路告诉我，这些石板都是青年们义务劳动背上山来的。我们拾级而上，登上北山最高处的地面卫星接收站，加城风光尽收眼底。原来这里是盆地，群山环绕，甘河傍山流过。山水相依，景色很美。而她的背后，则是辽阔的大兴安岭绿色宝库，无怪乎有人称她为万绿丛中第一城。

七月二十七日

今天是大兴安岭日报社庆的最高潮，召开了隆重的庆祝会，接着便是联欢、宴会，沉浸在欢乐与友谊之中，直到傍晚才得闲。我沿着宽阔的人民路信步向前走去，不觉间走到东山脚

下。一条小溪，淙淙从草甸子中流出，汇成小河。起初我误认为甘河，后来才发现它下游是人工湖。原来是东湖公园。公园面积不大，很是清幽。湖中有南北两岛，中间有一铁索吊桥，走上大颠巍巍的，别有一番情趣。南岸有一用角铁焊成的长廊，装点得玲珑剔透，不少人在这里散步看书。你看，那条长椅上坐着两位年轻姑娘，一红一白都是裙装，迎着落霞很美。长廊里并肩走着一对情侣，柔情蜜意，正说着悄悄话儿。这一切显得多么和谐静美，可是有谁知道这里原来是处脏水泡子呢？

从公园出来，已是万家灯火，路旁高楼里收录机正在播放着一支快节奏的舞曲。我望着那夜色朦胧中路边的钻天白杨，似乎有所启迪。

加格达奇，你这美丽的樟子松故乡！

(1987年7月23日)



绿 色 赋

——新林母树林抒怀

窗台上的月季刚绽出新绿，倏忽间窗外已绿满枝头。一片翠绿扑入眼帘，顿感生机盎然，不由得想起那片遥远的绿地。

在大兴安岭地区新林林业局的北山，有片苍翠浓郁的母树林，虽然只有 217 公顷，但她却是大兴安岭开发时留下的原始绿地。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我们来到北山下，绿意扑面而来。挺拔坚实的兴安落叶松，秀丽多姿的樟子松，还有亭亭玉立的白桦，象一排排即将出征的将士，身披盔甲，头顶绿色盔缨。从远望去，松林莽莽，绿浪如潮。

关于这座森林公园，那年在鹤岗开会，唐庭棣总编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过这片天然的母树林，勾起了我几多的绿色之恋。此刻，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株参天的樟子松，形成了一个自然门户。有人说，这是迎客松。我们这些来自全省各地的新闻同仁便被迎进这绿色的王国，置身于绿的怀抱之中。

这里的树木都是千年古树，一片无际的绿色。我们踏着松软的腐植土，在这绿色世界中畅游，呼吸着没有污染过的清新空气，感到十分惬意。望着四周森林树木，太阳在遥远的地方隐隐约约闪烁，有种说不出的静穆。忽然风吹来了，树梢萧萧地响，仿佛落下来的波浪。我面前出现几株秀丽多姿樟子松，身披半截黄衫，头顶浓郁的绿荫，这群绿色王国中“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佳丽，深得这里人们的宠爱。按鄂伦春语，加格达奇就是樟子松的故乡，人们都称樟子松是美人松。

美，绿就是美。我们爱绿，就是爱美，爱活跃的青春。森林之绿是绿色世界中的基本色调，因为人类的祖先就是从绿色

的森林中直立起身躯，走向世界的。也许是森林中的绿色触发了他们的灵感，使他们站立起来，并以劳动创造了自身。我们应该感谢大兴安岭的开发者们，他们在打开尘封的绿色世界之时有意地留下这片原始森林，让人们时时感受到这赖以生存的绿色。正当我弛情遐想之时，不知不觉间已走出森林公园。这时已是晚霞满天，回眸那起伏的绿潮，似乎有一层金色的光环在闪烁。

可能是出于对绿的依恋吧，翌日一早我就跑去看母树林。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母树林灰蒙蒙的，罩着一层雾，半含半露，别有风韵。近前细看，千树竞上，笔直冲天，有种催人向上之感。眼前有两对樟子松，一对并蒂，一对相距不过一米。他们象两对竞争对手，携手共进挺拔向上。这片古老的母树林，从没有人抚育，可他们都长得那么笔直伟岸。这是因为他们都在追求阳光，都在追求生存的绿意。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翠枝涤雨，珍珠万点。忽闻远处几声鸟鸣，给这绿色世界增添了几许生气。我禁不住被陶醉了，如梦如幻。

绿是美的，我想绿更是顽强的。在那寒冬到来这际，母树林不但未能枯萎，墨绿丛中又会铺上新绿。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有人企图要毁掉这片母树林。是当时的新林林业局党委书记马德林挺身而出，保护了这片原始绿地。在那个非常年代，要问马德林哪来的勇气？那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块生命的绿地。想到这里，回头望望窗台上那盆绿意盈盈的月季，似乎窥见了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壮丽。眼前又出现晚霞中母树林那道内烁的金色光环，似乎悟出一条哲理，要时刻追求心中的绿意。

(1990年10月31日)